

飞龙全传

中华藏典·名家藏书

主 编 李 梦 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487.2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334 - 7

定价:2156.00 元

总 序

我国古代文明渊远流长,我国古代的藏书是华夏文化的骄子,也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和流传的基本因素,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中的文献收藏相比,我国古代的藏书均毫不逊色,并独具异彩。

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文化现象,是有关图书收集、保藏、研究、流传、散佚等活动的总称。

中国藏书历史悠久,在商周时期已有较健全的王室典册收藏。战国时期,私人藏书随着诸子百家的蜂起而渐兴。隋唐以后,皇室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的四大系统。鸦片战争以后,封建政权日趋衰落,皇室藏书停滞不前,书院藏书一蹶不振,而私人藏书却延续乾、嘉盛况,由传统藏书中心江浙地区向南北扩展。随着闭关锁国状态被冲破,西方社会先进的公共藏书思想传入我国,使中国传统的秘藏、私藏受到冲击;辛亥革命宣告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皇室和书院藏书存在的根基,公共图书馆应运而生,并在中国近代藏书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核心便是“仁人爱物”,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所藏尽量地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以仁人爱物

为中心而构成的藏书文化,对社会、民族素质的影响很大。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期版块移动和撞击的波及,不仅藏书文化的观念逐渐淡薄,而且藏书词汇也在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中几近消失,这是一种非常可怕而严重的反文化现象,非常需要我们竭尽全力来提倡和宣传以“仁人爱物”为中心内容的藏书文化。未来藏书文化将在以用为主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人的藏书文化在对各种藏书现象的深入研究和综括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历史遗产之精华,灌注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养料,大显前所未有的光辉,达到更具有时代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藏书史,挖掘古代文明的瑰宝,是研究我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开我国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本着这个宗旨,我们历经数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编辑了这套《名家藏书》。

《名家藏书》是从“名家、名书、名本”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中国古代典籍的。“名家”指古代著名的藏书家、藏书楼、书院,现当代社会名人、大型公共图书馆等藏书家及藏书机构,入选各家均是在藏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藏书家及藏书机构。“名书”指经过中华文明的大浪淘沙而流传下来的具有各种研究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欣赏价值的名篇名作。“名本”指各书各种遗留版本中最为珍贵的版本,包括:珍本、善本、秘本、禁毁本、内府本、私刻本、残本、足本、抄本、孤本、石印本、绣像本等。确切一点说,出于对读者对象的考虑,对“名书”的选择,偏重于向来不易见到的秘藏本、禁毁本。那

些随处可见的“名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大名著”等书，虽然它们的价值、名气更大一些，但关于它们的各种版本、研究考证层出不穷，对于《名家藏书》来说，已没有收录的必要了。

全书共收录名家六十余家，名书七十余部，名本十余种，分资政编、修身编、世情编、传奇编、典籍编、怡情编等六编，洋洋千余万字，二十八部分。按“名家带名书，名书归名本”的编辑原则设“名家导引”、“名书导读”等栏目对“名家”、“名书”作简要的介绍，使读者在欣赏“名书”的同时，对我国的藏书史、著名的藏书家及藏书机构都会有较为详尽的了解。对于部分深奥难懂的古文作品，我们特地聘请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转译成简单易懂的白话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典藏价值、欣赏价值、研究价值，是一部适合各种类型读者的书。

由于规模庞大，搜集整理难度极大，参考资料也较为庞杂，编辑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不当之处，恳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目 录

第四十回	郑子明恼打园公	陶三春挥拳服汉		(1)
第四十一回	苗训断数决鱼龙	太祖怜才作媒妁	...	(10)
第四十二回	世宗进位续东宫	太祖非罪缚金銮	...	(19)
第四十三回	苗训决算服世宗	王朴陈词保太祖	...	(28)
第四十四回	宋太祖带罪提兵	杜二公挈众归款	...	(38)
第四十五回	杜二公纳婿应运	高行周遣子归乡	...	(46)
第四十六回	高行周刎颈报国	宋太祖克敌班师	...	(55)
第四十七回	刘崇兵困潞州城	怀德勇取先锋印	...	(64)
第四十八回	高怀德智取天井	宋太祖力战高平	...	(72)
第四十九回	丁贵力战高怀德	单皂计困宋太祖	...	(81)
第五十回	单皂覆没蛇盘谷	高将被困铁笼原		(90)
第五十一回	冯益鼓兵救高将	杨业决水淹周师	...	(100)
第五十二回	真命主爵受王位	假响马路阻新人	...	(109)
第五十三回	陶三春职兼内外	张藏英策靖边隅	...	(119)
第五十四回	王景分兵袭马岭	向训建策取凤州	...	(129)
第五十五回	课武功男女较射	贩马计大闹金陵	...	(140)
第五十六回	杨仙人土遁救主	文长老金饶伤人	...	(151)
第五十七回	郑子明斩将夺关	高怀亮贪功殒命	...	(163)
第五十八回	韩令坤擒刚孟俊	李重进结好永德	...	(173)
第五十九回	刘仁贍全节完名	南唐主臣服纳贡	...	(183)
第六十回	绝声色忠谏灭宠	应天人承归正统		(195)

第四十回 郑子明恼打园公 陶三春挥拳服汉

诗曰：

时值梧风送晚凉，熏蒸犹是湿衣裳。
清泉未解行人体，偏使流殃顷刻尝。

又曰：

未得清流趣，先将瓜果尝。
径情无款曲，何徒怪强梁。

话说郑恩因天气尚热，一心想浴。不道问路寻河，被人哄骗，却指引到那树林去处，空走了十余里路，连水影儿也不见一些。自知被人所欺，正欲回身而走，忽见那庄后露出一园。园门开处，见里面满地瓜实大小不均，心中欢喜道：“乐子虽不得洗澡，且把这瓜儿吃他几个再处。”想定主意，不管有人没人，闯将进去，就往那茂密之处，拣了一个绝大的西瓜随身坐在地上，把瓜只一拳，打成三四块，递到口便吃。古云：渴不择饮。郑恩已是走得热极，又见了这样妙物，又甜又凉，可口生津，吃下肚去，连脏腑也是清爽，如何不喜。当时吃了一个，又摘一个，把来打开，才待上口，忽听呀的一声，走进一个人来，把园门关闭。却是管园的园公，他往镇上去买办鱼肉等物，买了回来，进园关好了门。回展身走，正见有个黑汉，坐在地上吃瓜。心中发恼，走上前来喝声：“黑贼！你是那里来的，擅敢闯进园来偷取瓜

吃？”郑恩见他来问，把瓜放在一边，笑嘻嘻的答道：“乐子走得渴了，因见你们的瓜生得中意，故在这里吃这几个。直得甚么，你便这等小气！”那园公道：“好黑贼！别人家辛苦多时，成功了这园好瓜，正待货卖；你这黑贼却来现成受用。你偷吃，便道生得中意；我们自己种下的，倒不中意？”郑恩道：“你这等说，乐子便不吃了。”园公道：“也罢！你既吃了我瓜，老实给还了钱，我便放你出去。”郑恩道：“这却难哩！乐子又没有带钱，那里得给你？只算你做个东，请了乐子罢。”那园公听了郑恩说的“老子”，便啐了一声：“谁是你的老子？你老子从来不肯请人的！你偷吃了瓜，休说这梦话。还了钱便罢，若不还时，我有本事请出一个人来，把你这贼吊打了三百，还要剥你的狗皮抵瓜钱。”郑恩听了，心头火发，大骂：“驴球入的，乐子吃了几个瓜，你们便要吊打，剥乐子的皮。若乐子讨了你们女娃娃的便宜，你待怎的？”一面说话，一面立起身来，照着园公一掌，打了个倒栽葱。那园公跌得昏天黑地，扒将起来，手里的鱼肉多累了泥。他把郑恩狠狠的看了一看，竟往里面跑去了。郑恩不去理他，仍然坐下把瓜来吃。

原来这庄有名的称为陶家庄。庄上的员外，名唤陶尚仁，为人极是忠厚。所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名唤陶龙，次子名叫陶虎，女儿名为三春。那员外安人都已去世，剩下陶龙兄妹三人，一同过日。广有田园，丰于积贮。这瓜园也是他的，算得是个富厚之家。

这日，陶家弟兄俱不在家，只有这位小姐在庄内。从来的小姐都生得如花似玉，性格温柔，绣口锦心，甲于远近。即或容颜不能美丽，而举止之间，自有一段兰质飘香之趣。

独有这位小姐，另有稀奇，不同庸众。说他的美貌，实是娇羞；道他的身材，果然袅娜。看官不信，请看在下的赞词，便见果否：

貌，怪。形容，丑态。青丝发，金线盖。黑肉丰颐，横生孤拐。膂力举千斤，铁汉都惊骇。金莲掷地成声，错听鹧船过海。家中稍有不顺心，打得零星飞一派。

这小姐生得如此姿容，更且身粗力大。不必论他别件，只说他两条膀臂犹如兵器一般，恁他勇猛的人，也不敢近他的身。自小最好武艺，爱看兵书，十八般武器件件皆能，跑马射箭只当玩耍。家中的庄丁使女，略有不遵使令，只消抓住了一把，捏得人痛叫连天，正不知他有多少力气。远近村庄闻了他名，真的头脑儿都痛。因此背地里送他一个隐号，叫做“母大虫”。就是他两位哥哥，也敬之如神，并不敢违拗他心性。这小姐按上界地魔星临凡，奉玉帝金旨，叫他扶助真主开基创业，扫灭群雄。后来赵太祖三下南唐，在于寿州被困，陶三春挂印为帅，领兵下江南解围救驾。在双钻山收了刘金定，二龙山活擒元帅宋继秩，刀劈泗水王楚豹，有这许多功劳。目下年当一十八岁，乃是金霞圣母门徒，且又算命打卦都说他有王妃之福，因此哥嫂更加爱惜。

这时，三春小姐正在房中观看兵书，只见丫环来报，说是瓜园里来了一个黑大汉，在那里偷取瓜吃，把园公打坏了。现在外面，请小姐出去。三春听了此言，心中大怒。吩咐传叫庄丁，预备绳索，跟我到园中去拿捉偷瓜狗贼。即时站起身来，迈步出房，带了一众丫环，竟往瓜园而来。

只见那园公正在外面等候，见了小姐，便诉说道：“姑

娘！当不得这个偷瓜的黑汉力大无穷，他在那里偷吃，我说得几句，他就一掌，险些儿跌个没命。喏，脸上兀是这般青肿！姑娘出去，务要仔细，不要失手与他才好。”三春喝声：“奴才！没用罢了，还要多说。”那园公不敢言语，让小姐过去了，跟随在后。

三春来至园门首，抬头看去，果见一个黑大汉坐在地上，如狼餐虎咽一般在那里吃瓜。三春道：“你们且莫跟来，都在这里伺候；待我拿住了他，你们来扛。切不可声张，被他走了。”那些庄丁使女一齐立住了脚，在门里等候。当时三春把头上乌绫帕紧了紧，把裙子整个结实，卷起袖儿，缓步进了园门，望郑恩坐处而来。

那郑恩因把园公一掌打走了，放心乐意，坐在地上尽量而啖。况是天气尚热，食肠又大，越吃越有滋味。约有五六个大瓜埋在肚里，此时尚在吃得高兴。猛抬头见了这个女子走来，心下想道：“看这女娃娃走来，与乐子做甚？咱且莫去管他。”此乃郑恩自恃力大，藐视三春是个女子，不作提防。且见三春又走得消停，不像与他对付的模样，所以郑恩只顾吃瓜，不去理他。这便是郑恩吃亏之处。那知陶三春远远见了，暗骂一声：“黑贼！怎敢藐视于我？我若不把你打烂了，也不敢姓陶。”那些庄丁使女都在园门后，探头探脑的张看。当有那个被打的园公，悄悄叫道：“腊梅姐，这个偷瓜的贼不知他有多少力气，两只手扯开，就像笊箕一般。把我这一掌，犹如打了一杠子的相似，恁般疼痛。我家姑娘要去拿他，若被他愣头的几拳，只怕也要叫屈哩！”旁有春香接口道：“不相干，你可记得旧年么？我家的这个碾盘子有七八百斤重，被雨落淋坍了碾台子，重新要砌，五六个人

抬也抬不动，却被姑娘提了上去。这样重的不费气力，何况这个黑汉。”腊梅道：“他整日里只说我们没用，道是没有沾着就要浪叫。他不说自己的手重，只说别人挨不得打。今日遇着主儿，叫这黑大汉打他几下子也好！”说罢，众人都掩口的笑。

说话之间，三春走到郑恩面前，把手一指道：“你这黑汉好没分晓！人家费钱赔力种下的瓜，你不问生熟，倚仗强梁，进来白吃，还要打人，是何道理？”郑恩身也不动，睁着两只雌雄眼，瞧定了三春，说道：“女娃，你在这里说乐子么？”三春听了，恼触心怀，双眉一皱，二目圆睁，喝道：“黑贼！你因天热，偷瓜也便可恕；打了园公，亦还饶得；绝不该大胆胡言，欺负于我，你要做谁的老子？”右脚往前，只迈上一步，伸手过来抓住了郑恩，在前只一提——这小姐果是利害，两条臂膊，好似牛筋裹了铁尺。这一提，又往下一按，早把郑恩跌了个扑势，背朝天，脸着地，鼻孔嘴脸都印了泥。三春左手按住了郑恩，右手举拳向他背梁上一连几下，打得郑恩火星直冒。那些庄丁使女，看见三春已把黑汉按倒，一齐上前说道：“姑娘，着实按住，不要被他走了。”郑恩只因不曾提防，被他按倒，打了几下，心中发急。欲要挣扎起来，无奈背上好似一堵城墙压住了，再挣也挣不起，只把两手向地上乱扒。一众庄丁唬道：“黑大汉，你不要只管扒；扒深了坑就埋你下去，把你烂了做灌瓜的肥壅哩！”又说：“姑娘，他不知你的利害，有心再打他几下，叫他知道，下次不敢再来放野。”三春抡起拳头，又是几下，打得郑恩怪叫不止，道：“乐子吃了亏！”三春恼的这一句，喝道：“好黑贼！还敢胡说，你是谁的老子？”那园公要报打他

之仇，便接口说道：“姑娘！他讨的便宜，要做你的老子。”三春大怒，提着拳头，一连又是十数下。打得郑恩痛苦难忍，叫号连天。园公嘻着嘴笑道：“黑贼！你原来也遇着上风了。你倚仗自己力大，欺我没用；谁知也被我家姑娘打了。黑贼啊！这叫做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还被恶人磨。”三春听说，骂一声：“该死的奴才！谁许你多讲，还不走开。”园公听了，往后退去。三春便叫一众庄丁，把绳索过来捆了。那庄丁拿过两条索子，正要上前动手，三春喝声：“放着！”自己依然按住，叫那几个使女拢来，一齐伏事；登时把郑恩四马攒蹄，捆得十分坚固。三春分付庄丁：“与我抬到前厅去。”

庄丁不敢怠慢，拿了一条扁担，穿了绳索，一头一个，扛了就走。三春带了使女人等，一齐簇拥在后，都到前厅，将郑恩放在廊檐下。郑恩一堆儿横在地上，睁开雌雄眼往厅上瞧去，只见陶三春独坐中厅，两边立着几个丫环，阶下立些庄客。将三春细看，实是怕人。但见：

乌绫帕束黄丝发，圆眼粗眉翻嘴唇。

脸上横生孤拐肉，容颜黑漆长青筋。

陶三春这副容颜，越瞧越怕，与那庙中塑的罗刹女也不差上下。郑恩方才追悔：“乐子错了！咱只把他当做个女娃娃，谁知这驴球入的，倒有偌大的力气。乐子一时不防，被他按倒在地，打了这一顿还不肯放，又把乐子捆在这里。明日若使二哥知道，怎么见人？”郑恩从来不曾吃过这样大亏，那手脚上的绳子只往肉里钻。欲待出言骂他几句，又怕他的拳头利害，白被他打；欲要哀求讨饶，做好汉的人，如何肯伏输，灭了锐气。没奈何，只得说道：“女娃娃，乐子吃了

这几个瓜，该要几贯钱？乐子去拿来赔罢！”三春大喝道：“好黑贼！还敢胡言，与我掌嘴。”这一声喝，郑恩再不敢言语。三春暗想：“这贼出言不逊，其情可恼，理该打他一顿棍子，放了他去。只是可笑我哥嫂，常常说我不守闺门，无事寻非，动手打人，这般冤屈我。如今若放了他去，嫂嫂必定轻言重告，说我生事打人了。不如把这贼捆在这里，且等我两位哥哥回来，恁他发落，也见得不是虚情。”想罢，立起身来，分付庄丁用心看守，等你大爷二爷回来发落。说毕，带了丫环自回房中去了。

且说郑恩见陶三春走了进去，心里暗暗的骂道：“这驴球入的女娃娃，把乐子捆在这里，还不肯放，要等什么哥子来。乐子也算是个好汉，关西一带地方也有个名儿。自从在十八湾头救了二哥，孟家庄上降了妖怪，大江的风浪经过了多遭，如今倒在死水里翻了船，败在这阴人的手里，辱没了乐子的声名。乐子若出了他门，管取把这狗贼杀尽，方才报得此仇。”正是：

虽然吃下眼前亏，他日风光谁得归？

不说郑恩在陶家庄受亏。且说匡胤见日色西沉，不见郑恩回来，心下着忙，叫声：“列位贤弟，你们的三哥往那里去洗澡？这会儿还不见回来，其中必有原故。”张光远道：“他既然欢喜洗澡，必定还在那里浮水哩，有什么原故。”匡胤道：“他虽然略知水性，但贪心过度，一时卤莽，或者淹倒水中，事未可定。”罗彦威道：“这倒论不得。”那郑恩乃是匡胤患难弟兄，怎不记念。便对张、罗二人道：“贤弟，可同愚兄往彼一看。”二人允诺，便与匡胤一同上马，望了郑恩去路而走。

行过多里，并不见有河水，也不见有郑恩的形儿。匡胤心里发急，遍体汗流，策马又望前行。忽听得那首田中，这些收割的人在那里说话，道：“老哥，也算这黑汉造化低，吃了这大亏。”匡胤听这话头，有些音响，就把马带住了。张光远问道：“兄长为何不行？”匡胤道：“你不听见么？”二人会意，便不复问。只见那一个问道：“这黑汉晓得他那里人？不知为甚的惹了他？”这人答道：“看这黑汉，像山西人，说得一口的西话。人材也生得高大，力气也来得勇猛。只因闯进园去，偷吃了瓜，园公说了他几句；这黑大汉动手就是一掌，打得园公扒了半日。那小姐出来，不知怎么的就把黑大汉按倒在地，打了一顿，还不肯放，至今捆着在那里哩！”那人听了不信，道：“只怕没有此事，你今日又没有到他家里去，怎知他又去打人？有这许多备细，你莫不是乱说，妆他威势么！”这人道：“不然我也不知，只因方才回家去，遇见了他家的庄客，他对我说了，所以得知。”那匡胤细细听了，心下已是明白，暗骂一声：“黑贼！贪了嘴，便把身躯像了个梆子儿——只离了我，便去挨人的打。不知这小姐怎样一个人儿？住在那里？何等样人家？我且问他一个的确，再作道理。”遂叫声：“朋友，借问一声：这位小姐是谁家女儿？住居何处？”那农夫抬头，见那匡胤生得异相非凡，行伍打扮；张、罗二人，也是轩昂武毅，不敢轻慢，说道：“三位爷，不像我们这里人。”匡胤道：“我住东京。”农夫道：“爷们，既住东京，问这小姐有甚缘故？”匡胤道：“我有一个朋友，是山西人，生得黑面长身，因无事出来游玩，不见回来。方才听朋友说什么小姐拿住了一个黑大汉，故此动问。望朋友说明住处，好去寻他。”那农夫答道：“要

去寻他，也是不难。离此东北上，那林子里过去，就是他家的庄子。这小姐姓陶，闺名三春。父母都已亡过，只有两个哥哥，一个叫陶龙，一个叫陶虎，家中尽好过日。这小姐今当一十八岁，未曾受聘。他虽然是个女儿，却是与众不同。”匡胤道：“怎见得他不同于众？”那农夫道：“他喜的是弓马，爱的是刀枪，打的是好汉。两个哥哥也不敢管他，故此庄里人与他起个号儿，叫做‘母大虫’。远近的人都是闻名丧胆的。爷们若去见他，只可软求，不宜硬讲。”匡胤道：“因甚硬讲不得？”农夫道：“爷们不知，这小姐力气又大，见识又高；若有人触怒了他，总没有半点儿便宜入手，因此没人敢去撩拨他。爷们此去，也不必见他，只和他两个哥哥理说，自有好处。他的哥哥最有理信，从来不曾得罪于人。爷们与他说说话，包管救得朋友了。”

匡胤起先听他说陶三春把郑恩打了一顿，还捆着不放，心中已是火发，就要问明住处，恨不得一步跨进他家，将这小姐一劈两半，方泄心头之气；后来听了他两个哥哥知得道理，是个好人，便把怒气消了。把手一拱道：“朋友，承教了！”遂与张、罗二人，各催坐骑，往东北里陶家庄上而来。有分叫：化怒成欢，破凶为吉。正是：

暗里丝罗曾系足，明中肝胆自知心。

毕竟匡胤此去可能见得陶三春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苗训断数决鱼龙 太祖怜才作媒妁

词曰：

尘寰寄迹如朝槿，名利机关，不许人侥幸。富贵荣华惟命定，皇宫金盒终难赠。闲将休咎凭谁问，幸有神仙，好把前程论。于今曾遇王公覲，愿效联情昏媾顺。

右调 《蝶恋花》

话说赵匡胤见郑恩洗澡不回，心怀疑虑，遂与张、罗二人，坐马跟寻。于路听得农夫之言，访问了姓名住居，遂对张、罗二人道：“二位贤弟，愚兄走遍关西，公大王曾遇过了许多，惟有这母大虫从来不曾遇见。想陶家的女儿，年幼无知，敢把我兄弟拿住。我今务要会他一会，凭他有多大本领，若遇了我赵匡胤，只怕也支持不来。”张、罗二人道：“兄长不可造次，自古道：‘好汉天下有好汉，英雄背后有英雄。’此去倘有疏虞，如何处置？”匡胤道：“不妨，二位贤弟何必多虑，凭那女儿铜胎铁骨，我必搅乱乾坤，致命与他相并一遭。若不能伏他，誓不为人。”二人见说不住，只得同着匡胤而走不提。

且说那陶龙、陶虎，只因永宁集上来了一位道人，就是苗光义，在那关圣庙中开设命馆，吉凶祸福，推断如神，因此弟兄二人，都要去问问休咎。这日早起，整顿衣冠，乘坐骏马，带了家僮，到那集上，至庙前下马。入的庙来，只见东廊下两旁柱子上，贴着一副对联，写着道：

能知埋名宰相，善识未遇英雄。

廊檐下挂着一面招牌，有许多诗句写在上面。弟兄二人细细的看，只见写着：

不必长安访邵子，何须西蜀询君平。
缘深今日来相会，道吉言凶不顺情。
机藏休咎荣枯事，理断穷通寿夭根。
任你紫袍金带容，也须下马问前程。

陶龙道：“兄弟，你看他夸这大话，说来高傲之极，不知他胸中才学何如？我和你进去叫他推算，便见他的深浅了。”陶虎道：“哥哥说得有理。”两个缓步进了东廊，来至馆里。只见上面坐着一位道人，果是仙风道骨，与凡俗不同。但见他：

头戴九梁巾，身穿水合袍。腰系丝绦，足登麻履。
面如满月，目若朗星。飘然超世之姿容，允矣神仙之气概。

当下弟兄两个与苗光义叙礼已毕，分宾主而坐。陶龙开言说道：“久慕仙长推算如神，愚弟兄特来请教。望仙长不吝指示，直言是幸。”苗光义道：“贫道据理推星，直谈无谬。请二位尊造一观。”陶龙便将两个八字写来递与光义。光义把来排在桌上，先排四柱，后看五星；远推一世之荣枯，近决流年之凶吉。查了半晌，对二人说道：“乾造二位，足羨垣篱；所嫌椿萱早背，年幼当权；喜得妻宫贤淑，谐老遗芳。但子息艰难，未许承欢膝下；寿元绵永，可庆颐彭。最妙时上坐了贵人，后来必得贵人提携。况贫道细看尊相，满面红光，眼前就有一桩喜事。尊驾可报个时辰，待贫道再为推算，看命中贵人在于何时发动？陶龙随口报了辰时。光义默想了一回，说道：“尊驾可再报个时辰。”陶龙又报了个